

母亲是一本书

□ 柯贤会

我的母亲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。在别人眼中,她也许很平凡、很普通,但在我眼里,她是一本写满了人生哲理的“书”,独一无二、无可比拟。

母亲有一双弯曲变形的手,老茧纵横、裂纹密布、枯黄干燥,手背那一条条显眼的青筋如同一行行凸起的文字,诉说着沧桑岁月。就是这双手,养育我们生命、呵护我们成长,让母亲成为种地能手、做饭好手、育人高手。在我心里始终觉得母亲的手是世界上最美的手,因为,这双手写出了“勤劳能干”和“家庭幸福”。

母亲心地善良,为人和善。一天,上小学的我刚回家,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抱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站在门口“要饭”,我很不耐烦地推了推那妇女说:“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吧,我们也吃不饱,怎么会有东西给你呢?”没想到正好被母亲看在眼里,她跑过来用责备的口吻对我说:“你不能这样,小孩子要有良好的德行,人家是遇到了难处才上门来的。”说完,母

亲就跑到屋里,从柜子里舀了一大葫芦瓢麦子,倒在妇女提的布袋子里。事后,妈妈教育我们说:“人要与人为善,多帮助和接济有困难的人。”母亲教会了我们“扶危济困”的美德。

母亲勤劳淳朴,勤俭持家。一块破布,一件旧家具,一截线头,甚至一个用过的塑料袋都舍不得扔。母亲对吃从不讲究,常常是能省则省。母亲性格开朗,朴实大方,待人总是和蔼可亲,无论在哪儿都可以看到她灿烂的笑容,都可以听到她爽朗的笑声。

我们老家住在旧社会的一个大院子里,分别住着刘、程、柯、黄、张等人家,房连房户挨户,难免产生矛盾纠纷,有时候邻居会吵起来,甚至打起来,每当这时,母亲都会第一时间上去劝阻拉架,常常被愤怒的邻居“误伤”,母亲毫不在乎,只要平息了事态劝和了邻居,母亲心里都会很高兴,此时,母亲的书页里写的是“与人为善”的道理。

父亲去世的时候,我和弟弟还在上学,妹妹已经出嫁了,家里只剩母亲和奶奶两个人,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肩上,母亲走到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,但母亲没有怨言,也没有被困难打倒。她一个人种了七个人的土地,还要放牛养猪,操持家务,让我们顺利完成学业,而且还要照料八十多岁瘫痪在床的奶奶。俗话说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,可母亲尽心尽意照顾奶奶长达十多年,端吃端喝,穿衣洗漱,直到奶奶去世。在这里,我读到了母亲的“坚韧顽强”和“耐心孝顺”。

后来,我们兄妹相继成家立业,日子越过越好,不想让劳累了一辈子的母亲一个人留在老家种田种地了,多次劝说才把母亲接到我们身边,但是劳作惯了的母亲依然闲不下来。天天为我们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,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,还把我家后面的一块空地开发成菜园和花园,让我们享受到家的温暖和生活的幸福。

前几年,我发现母亲左脚脚踪隐发

肿,以为是走路脚崴了,没太在意,后来看着慢慢变大,赶快带去医院拍片检查,医生说是脚跟骨质增生,并说如果做手术会伤到脚筋造成瘫痪,只能保守治疗,我只好买了消肿止痛的药物带着母亲回家,昔日那个走路一阵风的母亲如今变得一拐一瘸。

母亲今年已经七十一岁,头发全白,牙齿快掉完了,饭量也减少了,我知道母亲这本书已经进入收尾阶段,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陪母亲多坐坐,听她说话,买点她能吃的东西,让她多享受一点幸福美好的老年时光,以免留下遗憾。

母亲没有进过一天学堂,但是她用言传身教写的这本书,里面写满了“孝心”“善良”“勤劳”“朴实”“奉献”,蕴含了无尽的哲理,我一辈子也读不完……



牛谦才

南井,新城最早的古井。明万历年建新城之时,首先开凿的就是这口生命之井。

井位于南内城墙30米处,新城未建前,陈家沟溪水从这里径直向北汇入汉江。因此南井地下水源充沛,即使严重干旱,也从未涸竭,其水位和水质均优于府前街东井和西井街西井。

南井在清同治年前属官井,因军营和镇台衙署用水量远超出居民用水量,所以南井备受官方重视。井台南面建龙王庙三楹,屋面用瓷片贴飞龙贯通全脊。庙正位供奉龙首人身,状若力士,裸胸袒腹,背配祥云,额生三目,蛇绕前身,厉爪张扬的龙王。右边站立的是护龙风伯,亦称风师、风神,掌宇宙风力气候;左边站立的是护龙雨伯,亦称雨师、雨神,主旱雨涝。左楹供奉慈航真人,即佛教中所称的观音,佛道相互渗透,相互吸收,共同信仰。传说天下枯旱,地下生火,人民焦燥死者过半。慈航真人仰天长啸,天降甘露,救民于火。右楹供奉西王母,即西王母的第23个女儿,名瑶姬,她擅长御风、混合、炼神、飞化等道术,她曾帮助大禹治水,平定水患,巧施法术,制服蛟龙,斩除群凶,屡获成功。一口水井,如此规模的龙王庙,供奉与水有关的神祇如此之多,这在安康是不多见的。朔望日烧香祭祀者有之,天旱雨涝时许愿参拜者也不在少。

南井街,因井而得名,人们也因井而赖以生存。但它也是夺命之井。同治元年(1862)湖北陈德才率部攻城,遭屠戮者众多,人们还没摆脱恐怖阴影,次年正月初二,忽传匪逼进下城,妇女怕遭奸辱,老弱怕遭砍头落不了全尸,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”,男丁壮士奔命夺逃,妇孺老幼争先恐后往井里跳,先跳下去的被淹死,中间的被上面的踩死,浮在上面的寻死不能,又不敢爬上来。

极左思潮横行,且穷得叮当响的年月,或遭迫害、或迫于生计,以投井自杀方式寻求解脱,时有发生。每发生一起投井事件,至少半月内人们要出城担水,这期间再挨家挨户凑钱淘井,搭天架靠人工把脏水打尽才重新使用。尽管因跳井事件影响人们生活,出于同情,竟无人责骂死者。

1983年安康特大洪水,旧城居民多逃难于新城,全城停电停水数日,南井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。时日不长,1995年这口古井连同残破的龙王庙因附近人建房,被填充拆毁,从人们的视角中永远消失。

南井街现住户建房如同一锅饺子,密不透风,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老住户就那么多家。它实际仍属南正街的附属街道。新城悬挂“文魁”匾额的三户均居新城南隅,南正街举人张补山,南井街举人杨柳辉、进士阮善继。

阮钧衡、阮钧石分别于道光、咸丰年恩科贡生。阮善述光绪举人,阮善述陕西省礼议议员,姣姣者阮善继光绪十五年(1889)乙丑科进士。杨柳辉同治八年(1869)己巳科举人,历关南书院、岭南书院、镇坪三山书院讲席,韩城教谕,子柳应元,光绪八年(1882)壬午科举人,以讲席授学为业。

王玉树,乾隆五十四年(1789)己酉科举人,分发广东候补州判,专司讲学,相国张之洞曾受业门下。其子王允升,道光十七年(1837)丁酉科,冒充广东籍中举,接着联捷进士,任户部福建司主事,后被逮官(如御史等)揭揭而落职,道光皇帝怜惜其才,赏还举人,准其重新参加会试,咸丰二年(1852)中壬子科进士,殿试二甲一名,授詹吉士,历任江西福建等省学政。父子二人离开南井街,多年在外,家乡人对其知之甚少。



与月河厮守的日子

□ 刘翠玲

时光匆匆,如月河流水,一刻也不停留。月河是我的母亲河,经过鲤鱼山脚下,蜿蜒平缓,像一条丝带飘荡人间。月河不分昼夜川流不息,带走了很多,也留下了与月河有关的故事、记忆令人终生难忘。

记得十年前春节过后,我所在的单位与我家同在月河南岸,交通很不便利。于是,我骑着自行车上下班。那四个多月,让我一次次走进大自然,走进一片净土。

沿着月河畔一路朝上游出发,穿梭在乡间马路上,开始了我一天的行程。清晨,披着朝霞,倾听虫鸣、鸟鸣、狗吠声、溪水声形成的天籁之音,混着泥土和河水的气息,清新脱俗。草木在自由地生长,群山苏醒,远离喧嚣,人仿佛在画中移动,这种感觉十分美妙。下午下班后,头顶似火的骄阳,我全副武装悠闲地骑着单车,迎着月河之风,回到了家。

40多分钟的行程,一节课的时间,远离世俗,把自己交给山水。聆听草木就是与心对话,目送河水就是放下重担,远望山峦就是净化心灵。从那时起,我喜欢了独处,喜欢了安静,喜欢了家乡的青山绿水。

四个多月的往返,月河从枯黄颓废

走向浅绿,从浅绿走向深绿。月河南岸的小村庄,星星点点的农户被大树遮掩,形成天然的屏障。月河北岸是繁华的村庄,房屋挤着房屋,车水马龙。月河就像巨大的手臂,将宁静与葱郁留在了南岸,将喧嚣与繁华推向北岸。月河躺在鲤鱼山下,润泽乡土。不远处的山丘像沐浴过后的村姑,悠然半卧,尽显优美身姿。不知是山峦因为月河而美丽,还是月河因为山峦而灵动?或是那美丽的鲤鱼仙子又一次邂逅月河,被月河的深情所打动,索性留下来,与其厮守?不知不觉,我沉浸在有关鲤鱼山的神话传说中。

行在月河畔,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油菜了。油菜从幼苗走向花季。经历风霜雨雪,粗壮的枝叶蓄势待发。等到春风吹过,她们竞相拔节。起初,一朵、两朵……星星点点。没过几天,星星之火有了燎原之势。一片、两片……成片成片的油菜花



王梅桦/图

地,由淡抹到浓妆,招来成群结队的蜜蜂上下飞舞。

然而,灿烂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,一眨眼的功夫,花一朵一朵凋谢,就像一滴泪滴落。我不由得伤感起来,花儿在为谁伤心?为高昂的枝头,为蜜蜂的离去,还是为逝去的青春?忧心忡忡的我眼看着浓妆卸下,菜花落地为泥,竟有同病相怜之感。殊不知,菜花的灿烂就是为了孕育枝头的饱满,凋谢是为了更好的盛开!

与月河厮守的日子,总是好日子,好

日子总是稍纵即逝。由于个中缘由,已经很久没有骑着单车在月河畔畅游了。那种宁静中的绿色,随风摆动的小野花,以及月河微微的水波,都伴随着漫漫时光保存了下来,在我的脑海愈发美丽!我想,人也应如月河,一边默默地付出,一边朝着前方奔驰,永不停息!



又是一年端午节

□ 孙义坤

岁月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一眨眼,又快到了粽子飘香的时节,我特别怀念儿时的端午节。

儿时记忆中,端午节的具体日子我总记成了农历五月初一。到了这天,妈妈告诉我端午节是农历五月初五,于是只有再耐心等待几天。

念念不忘的端午节终于到了。天刚蒙蒙亮,我便和村里的小伙伴兴高采烈地来到田坎边割艾草。我们不是割一把,而是割一捆,背回来。然后把艾草解开放在院子里。每家可以随意挑选几把艾草,插在门楣上。一大清早,整个村子里散发着浓郁艾草的馨香。庭院的石榴花,娇艳似火,折下几株,和艾草插在一起,火红的石榴花在碧青的艾草映衬下,好看极了。有几位母亲,心灵手巧,给自己的孩子系上之前就做好的如同粽子状的香包。于是,孩子们身上便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。这些系着香包的小伙伴看起来个个神采飞扬。端午节,孩子们盼望的节日。

早餐吃的便是妈妈早起煮好的鸡蛋、大蒜和粽子。鸡蛋和大蒜煮好后,放在一个大的瓷盆里,用冷水浸着。吃的时候,鸡蛋轻轻一剥蛋壳就去掉了。

端午,端午,到了中午才是正餐。叔伯们一共兄弟八人,姊妹两人。二叔住在河对门,小姑娘嫁到离家五公里左右的地方。爷爷、五叔和大姑好多年前就去世了。其余兄弟房子都建在一起。中午十一二点,二叔和小姑一家都来到奶奶家。由于家族人很多,住在附近的叔伯们每户只有一人去奶奶家吃饭。如果全家都去,一桌子根本坐不下。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”,在忙碌的农历五月终于可以歇歇了。大人们在一起热情的聊天、喝茶。看时间离吃饭还早,六叔、姑夫就和三爸玩起了“斗地主”。妈妈和小姑在厨房愉快地聊天,麻利地洗菜、切菜,忙前忙后。妈妈是主厨,负责炒菜,荤素搭配,热凉齐全,鸡鸭鱼肉色色可餐;小姑负责洗、切、配菜、打杂一条龙。菜上桌后,妈妈、小姑等人因为桌子上人多,是不上桌的。等到一条子人吃结束后,她们还要收拾碗筷,洗碗扫地等。一切忙结束后,才能草草吃上几口饭菜。长大后才会体会到,逢年过节,最忙、最累的是厨房里的长辈们。端午节,热闹团聚的节日。

有时候要解决家族事务,也是在节日酒桌上进行。中国男人有个习惯,不喝酒张不开嘴,说不了事。端午这天酒过三巡,菜过五味。上半年不好说的家族事情,在酒桌上敞开了说。于是就有了叔伯们喋喋不休地絮叨,豪气冲天天地表态。最终“难解之事”在喝酒划拳、觥筹交错的氛围中得到解决。叔伯们各自回到家中总躲不掉娘们地嗔怪、抱怨。毕竟,很多事没有回家商量就由叔伯们独自“当家做主”了。真是酒桌欢喜回家忧啊!不过,叔伯们还这么多年没有闹过大的矛盾。

“世间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”。多年前,小叔把房子买到城区了。三爸和我家也陆续搬到城里了。两年前,六叔家堂弟把房子也买到其他乡镇。七叔家里的三个女儿都已经出嫁。大女儿嫁到河北,七叔、七婶常年在那边带外孙女,极少回老家。三年前,一个下雪的冬天,奶奶也不幸去世了。如今,老家的房子虽说都在,可是除了大伯家,其他几户常年是大门紧锁,异常冷清。上个月回了一趟老家,只见庭院荒草有半尺来高了。

曾经热闹闹闹故乡啊,你是一去不复返了吗?回不去的故乡,再也没有机会过这样一个端午节了。

生活写意

编辑的话:

《汉江湖》是安康日报旗下专注于新闻评论的个性化微信公众平台。着眼发展与进步,不尚空谈。绝不哗众取宠,努力贴近人心。汉江的体量与汉江的历史,决定汉江有自己独有的呼吸,汉江湖当然也是这样。汉江湖不会有钱塘江湖那样的澎湃激烈,汉江湖的立论也绝不单一追求跌宕起伏、绝不一味期望惊心动魄。在更多时候,汉江湖关注最新的趋向,却力求发出老成持重的言论。不求语出惊人,但求有益社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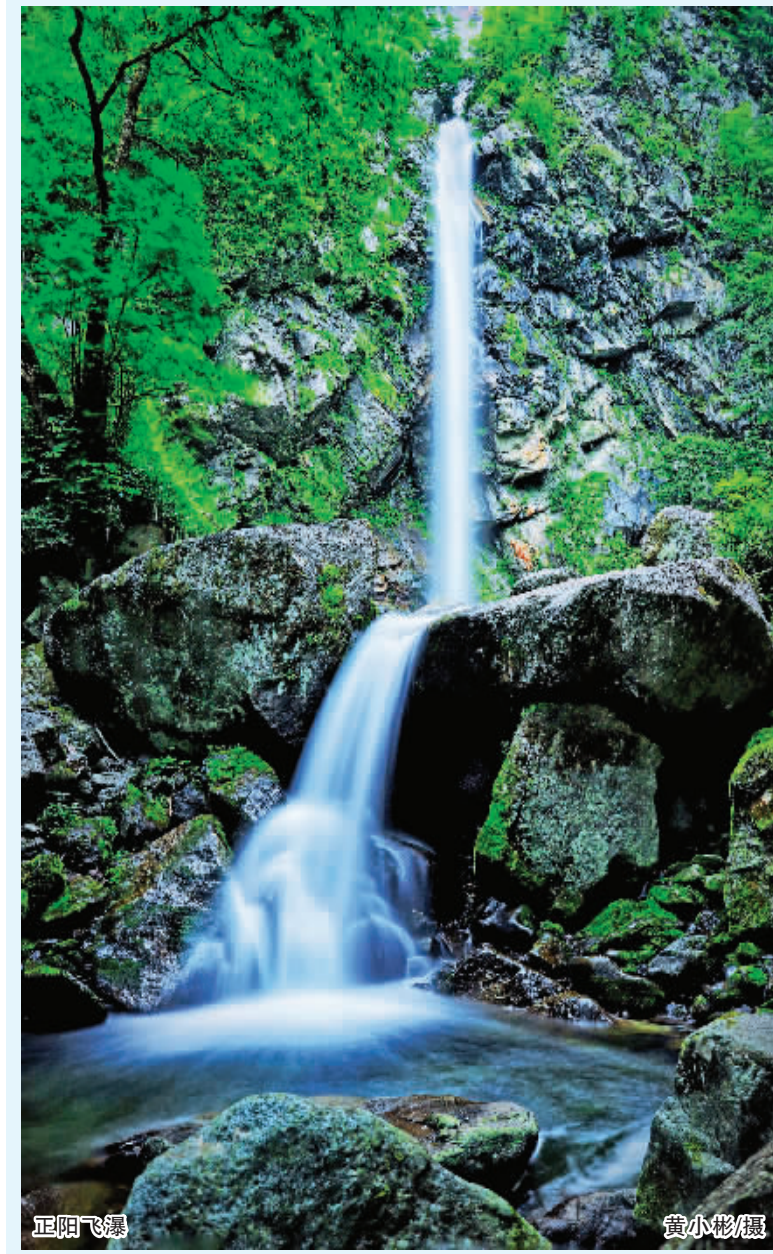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汉江湖,始于新闻媒体人的试水融合抛砖引玉,却最终希望把安康人的思考与智慧凝聚起来,欢迎广大读者参与投稿,热诚期望互动。来稿请发送至电子邮箱:akhanjiangchao@163.com,我们将择优发布。



请扫描二维码添加关注

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

——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正阳飞瀑

黄小彬/摄



汉江晚霞

陈荣斌/摄



骑行

王晓群/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报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,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,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,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,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!(策划:吴平 组稿:唐大明 卜一兵)